

散文精选

在江汉平原,每年新稻开镰后,总要打了米,煮饭熬粥尝新。这个规矩不知始于何年,自我记事起便如此。想来,这与我们“十年九水”的江汉平原难得有一个丰年的处境深有关联。

我凑近母亲打开的米袋。米粒圆润,微微透着些青玉般的光泽,不像陈米那般蜡黄呆板。它们密密地挨着,竟真有些像妇人梳妆台上那打开了的凝滑的脂粉盒。只是这香气,却不是脂粉的香,而是一种更厚道更朴拙的带着泥土与阳光味道,一种属于生命本身的香气。这香气像一只无形的手,一下子,便把我推回到一片苍茫的“十年九水”的记忆里去了。

“十年九水”,老人们总是这般念叨。这轻飘飘的四个字,落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耳中,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可落在父辈的肩上,却是千斤的重担。我至今还记得,有一年,水终究是来了。不是那种汹汹地吞没一切的来法,而是悄无声息地一寸一寸地漫涨。它先是濡湿了田埂,然后淹没了

稻根,最后,只剩下一点点稻穗的尖儿,在那一片浑黄的水面上,固执地探着头,像一群即将濒溺的生命做着最后的挣扎。父亲和村人们挽起裤管卷,赤脚站在在齐腰深的水里,用镰刀去捞取那些尚未完全成熟的稻穗。那景象,是悲壮得近乎残忍的。没有呼喊,没有哭号,只有沉重的喘息,和镰刀割过稻秆时发出的沉闷的“咔嚓”声。那捞起来的哪里是稻谷,分明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,是浸透了汗水与泪水的沉甸甸岁月。

那些抢收回来的半瘪的谷子,在晒场上怎么也晒不出一片金黄。打出来的米泛着青灰,煮成的饭总带着一股怎么也去不掉的泛水腥气的霉味。可即便是这样的饭,祖母也吃得极其郑重。她总是用筷子小心地拨弄着碗里的饭粒,一颗也舍不得落下。她常说:“一粒米,七担水。”那时我不解其意,只觉得祖母的话太过玄奥。如今想来,那“七担水”,又何尝只是浇灌禾苗的清水?那里面混着祖辈抗洪的汗水,混

新米如脂

□ 张昆仑

着灾年无奈的泪水,更混着那滔滔不绝既是养育又是灾祸的洪水。这米,便是在这水的恩威并施里淬炼而成。

思绪飘得太远,竟有些痴了。直到妻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端到面前,我才猛然惊醒,从那个潮湿而沉重的梦里脱身出来。

“吃吧,尝尝今年的新米。”妻笑道。

我低下头,望着碗中这如脂如玉的米饭,雪白,蓬松,润泽,果真像刚刚凝就的羊脂。

古人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“天”,并非虚无缥缈的道义与律法,而是这实在的可以果腹、可以滋生力量的五谷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,是不会有有什么精神上的远眺的,他的所有思绪,都牢牢系在那一口吃食上。只有胃里踏实了,心跳才能安稳,眼睛里才能重新有光,身体里那被称作“今岁生物能”的力量,才能尽情地释放出来,去劳作,去创造,去爱,去生活。在这一刻,历史与现实,仿佛在这一碗新米饭中接通了。我们的先人们,在某个难得的丰年里,围坐在

灶台边,吃上这样一碗香喷喷的新米饭时,他们所感受到的慰藉与安稳,想必也和我此刻一般无二吧。这是一种超越了时空的、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人类共鸣。

窗外的灯火愈发地稠密了。远处,新建的江汉平原货运中心,灯火通明,一辆辆满载的货车正无声地驶向远方。我知道,那里面,或许就有我们江汉平原产出的大米,将运往全国各地,出现在无数张陌生的餐桌上。如今的江汉平原,早已不是那个“十年九水”的哀鸿之地了。坚固的荆江大堤如巨龙锁住了奔腾的江水;纵横交错的排灌系统让田地旱涝保收;大型的农业机械在广袤的田野上轰鸣,替代了昔日佝偻的脊背。

我吃完碗中的饭,碗底干干净净,一粒未剩。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,是对那“七担水”最本能的敬畏。起身走到窗边,夜色中的城市安宁而祥和。我想,明日,该给乡下的那位亲戚打个电话了,问一问今年的收成,问一问,那新米,可曾也如脂一般。

生活感悟

在黑暗种下光

□ 杨丽娟

家里的柿子树移栽后伤了元气,像被抽走了魂魄,只剩光秃秃的黝黑树干,孤零零地杵在院子旁。冬去春来,它依旧了无生机。直到有一天,在那死寂的树干顶端,竟有几抹极浅极嫩的新绿,怯生生地探出头来。我好奇万分,想探寻这生命的坚韧来自何处,于是一有空便去看它,没想到还有更多惊喜:就在那几片新叶的襁褓之中,不声不响地,竟又探出几颗青涩的柿子,泛着翡翠的光泽!我凑近了数了数,足足有四颗,忍不住想轻轻触碰,又生怕碰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娇嫩,只能更殷勤地施肥浇水。谁敢相信,不久前还是一根黑沉沉的木头桩子,如今却缀着饱满的果实。这份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倔强深深打动了 我,比任何繁花似锦都更撼动人心。

生命的奇迹不只在草木枯荣之间循环,更会在人性深处闪着微光。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里有的父亲,因为破产失去了所有,坠入了人生的谷底。在一个无家可归的长夜,为了保护儿子那份天真烂漫,他想到了用游戏的方式化解窘境:假装时光机器能将他们带到恐龙时代。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下,孩子那双原本有些黯淡的眼睛瞪得溜圆,好奇与兴奋像星火般在他眼中跳跃。最后,在地铁站的角落里父亲彻夜未眠,守护着沉沉睡去的孩子。那是生命在最绝望的境地里,哪怕被按入泥潭,也绝不放手的最原真的顽强。

当现实的重压几乎让人窒息时,有人选择向外突围,有人却转身向内扎根。当刘小样出现在访谈节目《她的房间》,我仍能听到命运的回响。当年,她说“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,我想出去看看”,那一字一句都直抵人心。她真的出去了,却只尝到透心凉的失望。直到一个冬天,工厂门口那株被众人无视的茶花,如火焰般点亮了她,“诗里面,应该有花。”她喃喃自语。于是,她回家了,在那片曾束缚她、也滋养她的泥土上,亲手栽种出一片茶花的诗意。当她谈及这片茶花时,嘴角不自觉地上扬,眼神里不再有迷茫。刘小样用倔强的双手,在平凡的泥土里种出最美的繁花。

原来啊,生命最动人的姿态,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、繁花似锦,而是在最深的泥泞里,依然挣扎出倔强的光。



千年楚韵待君闻。

季候物语

银杏,扛起秋色大旗

□ 钱春华

秋末初冬,霜降前后,银杏叶用与太阳同色系的金黄,上演了一场铺天盖地的“金满福”浪漫。此时的银杏,又美又飒,它积蓄了三季的美,在此刻被完全释放了出来,惊艳了时光,沉醉了流年。

金黄的银杏,是深秋的翘楚。这个时节,远离了酷热,凉风带着拂过荷花的娇羞,柔软了时光。此时,奔赴一片金黄的银杏叶林,享受一天的金色浪漫,那种治愈感,瞬间打通我们身上的每一条经络。融入银杏林以后,我们的脚步,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,展开裙摆委地,盈盈坐下,让金黄色氛围感包裹自己,抚慰自己,在一大片宁静的金黄暖色调中,我们得于放下烦琐的心事和压力,获得了一份安宁与满足。这份金黄色的浪漫大礼包,是秋日限量版的馈赠,错过最好的赏叶日子,就得再等一年。

十年前,我在职场中,还是中坚力量,有一个周五,本地作协发起前往韶关南雄采风的活动,重要的一环就是赏银杏,文友

们雀跃往之。但是,因为是周五下午出发,导致工作繁忙的我无法成行。我灵机一动,采风活动是连着双休日的,我就购买了周六清早前往韶关的高铁票。那个周六的清早,我就上了去韶关的高铁,找好座位,打眼一望,乐了,竟然遇到了四位文友,大家都是去追赶采风队伍的人。当天中午,我们就和头天晚上出发的文友们汇合了,大家一起在南雄欣赏银杏林,湛蓝的天,白白的云朵,金黄的杏林,亲身体验了一番“银”为有你,“杏”福一生的美好时光。

银杏的外表为金黄,也有的为金红色,色彩斑斓,美不胜收。它的外表,是十足的“金玉其外”,但它没有“败絮其中”。它的果实,叫白果,是一味中药材,具有治咳喘痰多,调节免疫力等作用;入汤时,去皮留核,为家庭秋冬季常备汤料。

早在少年时期,母亲就爱给我做一道名菜,叫“白果炖猪肺”,用于秋天润燥。白果宜得,猪肺便宜,但这两样食材炖在一起,却需要半日的功夫。仅用水管清洗

猪肺,主妇就得花上半小时以上,反复冲洗干净,再下锅焯水,切片,入锅,加入八角花椒和白果,大火烧开,撇去浮沫,转小火慢炖,没有两个多小时,鲜美的味道炖不出来。这道汤菜,给孩子吃的,就是清汤,如果是给大人吃,那么在炖汤之前,就要炒香干辣椒放进去,炖出来的汤色红亮,加入一小勺雪白的猪油,翠绿的香菜,味道更醇厚,在秋末初冬时分,每天早上喝一碗,那种润泽感,由表及里,提振了一天的精气神。白果炖猪肺,因为家庭每天做太烦琐,我们都是选择去早餐店点上一碗,花五元钱,再加上两个鲜肉灌汤包,就很满足了。

每一片银杏叶,都像一把金黄的小扇子。当它们吹响集结号时,就是落英缤纷铺满地,半城青色半城金。当你面对层林尽染,满林金黄,绝对不会想到“黄了凉了”,而是觉得好运非银杏莫属,它造就的“名场面”,就是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。

金秋十月,银杏当扛秋色之大旗。

诗咏荆州

楚韵青山

□ 张卫平

青泥筑黄金成山,泽畔行宫绿树间。
狩猎归来赏歌舞,楚云居里尽开颜。

荆州楚文化节有感

□ 沈光明

凤凰鸣戏凤凰来,盛世年华向楚开。
屈宋深情含旧约,离骚丽句有新裁。
但看游客满城是,应信春风一夜回。
火爆出名名气大,国人点赞酒千杯。

秋游熊家冢有得

□ 孙斌

落寞蓬丘土壠,王侯形象了无痕。
遐思默对碑残句,独坐愁怜泪满樽。
感慨浮生随世变,登临怀古有诗存。
沉叹天下兴亡史,贤杰从来为国魂。

沙市码头夜摊漫步

□ 肖志寒

晚景归来看不穷,车行流水走春风。
江心月抱真珠路,石角灯擎琥珀浓。
乐手敲琴歌律细,美人倾盏酒唇红。
浮生多少忧劳事,暂付繁华一醉中。

贺荆州楚文化节

□ 吴绪松

胜日欢腾放眼收,佳宾笑语暖荆州。
年龄岁岁新中国,桂菊飘香美仲秋。
共享楚都文化节,同游月夜曲江楼。
无人机绘灯光画,最是东门看不休。

虞美人·沙市五一路美食街

□ 汪业盛

有朋相约觅虹路,夜海人潮处。
熙熙食客满家家,且看一街烟火照繁华。

舌尖味蕾开多少,腹饱心难饱。
依依临别又安排,明日持樽携酒更重来。

卜算子·荆州等你来

□ 欧平

来阅看云间,金风迎宾早。楼上清风舞彩旗,溯水游兰棹。

楚地有佳人,婀娜倾城貌。长袖翻飞八百年,道是荆州好。

望海潮·荆州颂

□ 肖创斌

金秋十月,楚都光耀,长街尽展新颜。城竿路染,樟香桂灿,游人欢聚宸筵。展馆宝珍鲜。看越王利剑,楚简沧桑,漆彩争妍。铁臂居正宦途艰。

江流沃野丰盈。有肥鱼鲜蛋,金稻银棉。国庆颂歌,中秋赏月,彩船楚舞翩跹。光柱射云天。左徒吟楚赋,星阵机旋。接踵摩肩,八方赞誉手相牵。

题荆州鱼糕

□ 陈慧萍

吃鱼不见鱼,匠心入味;
菜品彰人品,嘉誉如歌。

御风的镜境

□ 李迎春

忽然想起作家余华的一句话——一个人,想要自己一辈子命好,有一个秘诀,那就是精神上不受力。我说给妻子听。妻子说,这有啥新意,古人早有此说: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那意思不跟这话差不多?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

在我看来,精神上不受力几无可能,但我们却可以做到精神上少受力。这让我想起稻盛和夫的那个精妙比喻:人若站在一楼,有人骂你,听得真切,难免生气;若站在十楼,声音模糊,只当是打招呼;若站在一百楼,则根本听不见,眼中唯有万里山河。想要精神上少受力,就需提升自己的境界,站得高,看得远。

精神上少受力的人,一定是内心无比强大的人。他明白,没有什么不会被时间遗忘。时间像一条无声的河流,会冲刷走许多我们曾以为坚固的东西——名利的闪光、地位的重量,甚至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恨。

精神不受力,就像庄子说的“至人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”,真正的精神自由或许在于:让外界的事物如风穿过竹林,沙沙作响却不打断任何一节。清风从不贪恋一处风景,方能自由来去,无拘无束。说到底,精神上不受力,当能完全控制内心的欲念,“无欲则刚”,谁若做到无欲无求,便可如清风般自由来去。

可是,细细想来,真正的无欲,谁能做到呢?大概只有庄子所说的“至人”吧。但这何妨我们向往之、趋近之?正如清风虽不可握,却可沐浴其间;自由虽难完全,却可在追求中拓宽生命的疆域。每一次放下执念,每一次选择站得更高层,我们便离那“万里山河”的视野更近一步,离真正的自由更近一程。